

# 秋水马蹄

Memories of Suzhou

黄辉 著

# 秋水马蹄

Memories of Suzhou

黄恂 著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秋水马蹄/黄恂著. —北京: 金城出版社, 2013. 1

ISBN 978-7-5155-0656-2

I. ①秋… II. ①黄… III. ①名人—生平事迹—中国—民国 IV. ①K8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313815号

Copyright©2013 GOLD WALL PRESS, CHINA

本作品一切中文权利归金城出版社所有, 未经合法许可, 严禁任何方式使用。

## 秋水马蹄

---

作者 黄恂

责任编辑 雷燕青

开本 720毫米×960毫米 1/32

印张 7.5

字数 120千字

版次 2013年3月第1版 2013年3月第1次印刷

印刷 北京今朝印刷有限公司

书号 ISBN 978-7-5155-0656-2

定价 38.00元

---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11区37号楼 邮编: 100013

发行部 (010) 84254364

编辑部 (010) 84250838

总编室 (010) 64228516

网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163.com](mailto: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010) 64970501

# 序

“秋水”与“马蹄”乃是《庄子》的篇名，古人以秋水马蹄并称，有“秋水马蹄大文章”之说，誉为天下之至文。我不揣冒昧，以秋水马蹄名集，一方面对庄子阅世衡人标准和角度，自以为别有会心，即远离于世俗的价值判断，回归人性的本原，拙集大抵能够做到；一方面则并非自夸说这里的文章都是秋水马蹄般的大文，乃寓向慕之意，“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从心底里深深地向往一下，可以么？

更重要的是，我出生于秋季，生肖偏又是马，从这个意义上说，以秋水马蹄命集，也颇合适。

黄恽序于 2012/8/24

# 目 录

沦陷时期苏州藏书家情况散札	001
章太炎与郑伟业	014
苏州大公园纪事	023
1931年：苏州的假陈公博事件	030
钱基博与章太炎的两次见面	039
钱基博自蹈轻薄	044
钱钟书的《冷屋随笔》	050
钱钟英谈“林纾的翻译”	054
杨荫榆大战王骏声	060
木渎石家饭店三题	076
清代的苏州澡堂	086
苏州藏书家许博明	090
余庄风急 石湖浪高	106
周少甫与他的小摆设	124

白莲和他的《藕孔日记》	132
程志范土阜	140
蔡元培的常熟之旅	148
青石弄叶宅故事	154
波外翁雨夜赴水	163
《呜呼苏梅》事件的前因后果	173
陶亢德与纪果庵	183
一个女人与一座桥	189
冷香阁沧桑	196
施蛰存与《国文月刊》	203
周瘦鹃与张爱玲	211
范雪君与《秋海棠弹词》	219
朱偁：一九五七年春夏之交	225
跋	231



## 沦陷时期苏州藏书家情况散札

民国时期的苏州，一直是前清遗老遗少聚居地（另有大连、天津和上海），还是很多民国官吏的度假胜地。这里旧书丛集，书店众多，郑振铎、阿英、黄裳等人写过很多在苏州淘书的文章，苏州仿佛就是嫫媿福地一般，造就了遍地大小藏书家。然而，战争一来，在苏州，法纪成了真空，藏书家们逃散一空，他们家里深扃秘藏的千万卷藏书，一下子就变成了无主的长物，面临着在劫难逃的命运。

苏州沦陷（1937年11月19日至日本投降、抗战胜利）时期，苏州名门富室一开始就闻风逃避一空，他们选择的路径基本上有三种：一是逃往上海租界；二是躲避在穷乡僻壤的山野乡间，如太湖之滨的东西山、光福等地，以作观望，再定行止；三是随南京政府迁往武汉、重庆等地。就拿苏州著名士绅张一麀来说，当

1932年初淞沪抗战时，他跟李根源高喊组建老子军上前线抗战，固然是为激励军心民心，唱唱高调的，但这时也觉时过境迁，已经不合时宜，不再高调，加入了逃难的人群，先到穹窿山一带躲避了起来。这些人一开始都没作长期打算，所以，家里的财物及藏书，除了珍贵精华部分会随身携带，条件好点的，家里会有暗室、地窖收藏金银细软、房租地契、文玩书画，其他都只是就地放置。

当然，书籍永远不是莠民（地痞流氓，缺乏道德约束的贫苦百姓）和侵略者首选的劫掠品。对于侵略者来说，当地的物资、金钱才是最要紧的。对于莠民来说，金钱、食物、日常用品，才是他们最想获得的改善自我生活的必需。因此，藏书家藏书的流散，有以下的特征：因为战争连同房屋一同被烧毁；作为难民的引火之物被焚毁；被穷人拿去做物品的包装；书箱书橱被抢，书籍四散。

等到混乱一过，重建秩序后，书籍才会重新进入人们的视线，成为商品。就拿沦陷后的苏州来说，“大民会”（有些地方是维持会）成立之后，人民的生活开始趋于稳定，劫余的书籍又一次成为市面上买卖的商品。富户们经过离乱的波荡，家里的藏书才开始了新一轮的“洗牌”。这种“洗牌”，则有这样的特征：无主之家，书贩



诱使莠民窃盗，或干脆自己下手；有仆人看守之家，仆人出卖主人藏书以维持断绝接济的生活；藏书家去世或去了大后方，家人为维持生活一售了之。

据 1939 年 11 月 21 日《苏州新报》说：“苏垣事变时，房屋财产之损失，一时固无从估计，物质耗丧，虽曰为战时不可避免之牺牲，但徐图恢复，犹不难返璞归真。厥最可惜者，无若古版书籍，暴徒劫持，莫知其为可贵，遣散市廛，以作包裹物食者有之，投诸字籯，与废纸同归于炉者亦有之，诚文化界一大浩劫。”

混乱的因素主要是没有了法律与道德的约束。最初来自城市中的流氓阶层（过去称为痞棍），他们没钱逃难，只得选择等待，做侵略者的第一批顺民。在做顺民之前，他们中的很多流氓无产者，都加入了对富室的劫掠。当纲常伦纪一切废弛的当口，商场、富户总是贫民首先劫掠的目标。这个时候，那些原先忠心耿耿的仆人，其中有一部分人，也会心窍活络起来，来个近水楼台先得月，甚至里应外合，做了主人家的“第五纵队”。据当年新闻记载，竟有人直接闯进富户，搬出东西来，在门口高声廉价叫卖，悖得悖出，一切全乱成一团。

署名波的作者在《跑旧书摊》中说：

“……最可喜的是当事变以后，各处旧书摊上，几

于每一个摊上，都摊满着各种新旧的旧书，譬如刚才开包的影印本四部丛刊，每册只买一二分，真是价廉物美之至。可惜我还迟到了一步，有几位先进城的读书朋友，还买到黄尧圃的手批本，及元版明版的旧籍，都是用极廉的代价买到的，那是何等的令人欣羡啊！”

这是大略言之，我们不妨再来聚焦几个藏书家的真实遭遇。

### 吴孟公玉犀馆藏书

吴孟公，民国诗人，世居昆山，有玉犀馆闻名于世。

玉犀馆是昆山诗人吴孟公的藏书室，常熟赵古泥有“江南吴孟公诗书画印”传世，正是吴孟公收藏的一个见证。吴孟公不仅藏书，还作诗画画，文人的伎俩他玩得真不错，一点不“跛脚”，全面发展。

孟公应该是吴的字，他的名是什么呢？我不知道。

吴孟公好收藏，凡书画、瓷器、青铜彝器、玉石古物，均是玉犀馆收藏的门类。他收藏的古今印章达三千余枚，其中有百数十方都是赵古泥手治，光是求，求不来这么多，两人关系之密切，据此便知。

玉犀馆收藏的书画中，最值得一提的是明秦淮名妓董小宛、顾横波的手卷，世所罕见。而古籍版本尤为

精审，元明不计，仅宋版古籍就有两种。一种是宋版《荀子》四册，吴孟公以百金购得，为时人所艳羨，因为在当时，宋版《荀子》即使单册也值两千金，吴孟公是不小心捡了个大漏，究竟怎么碰到了额骨头，不清楚。据《苏州新报》载，他还藏有三册宋版《海外野乘》，据说是海内孤本。莫非真是宋版孤本？我硬是没有看到别人提起过这书，天壤间还有是物乎？

玉犀馆的收藏毁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末的日本侵略战争，当战火延烧到昆山时，馆屋全部毁于兵燹，书画古玩收藏荡然无存。有人过玉犀馆，见庭前双桂犹立于残砖碎瓦间，赋诗《玉犀馆双桂》叹道：“高斋已烬我来迟，文酒风流想见之。剩有婆婆双桂树，绿荫犹似拂檐时。”

### 张一麀的最后一批藏书

苏州大士绅张一麀，当苏州沦陷，先是避往穹窿山、光福山中，后来辗转来到重庆，最后在重庆去世（1943年10月），再没有回到故乡苏州。他的同胞弟弟张一鹏起先也一同避往山中，后来则回到沦陷中的苏州，其兄在吴殿直巷的家由他代管。

张一麀不以收藏名，但也有很多收藏，书画鼎彝，

自是大宗。战事来临，随身只能带几件心爱之物，其他很多东西，这时都成了“长物”，带不走。怎么办？只有挖一个地下室埋起来。这是苏州很多大佬的共同选择，譬如李根源，就在他的曲石精舍的池塘里埋了半生心血收集来的历代碑石。张一麐则是在宅后的花园中，早筑有地下防空洞，他逃难前，就把自己所蓄的古物书画等装箱，连同亲友寄存的皮箱数十个，一齐藏进了地下防空洞里，并用泥土在外面作了遮盖。

苏州沦陷后，倒不是日本兵进来抢劫，他们要抢劫也未必找得到目标，而是苏州当地的地痞流氓、底层穷人，在那法律废弛、社会失序的空档（一般是两三天时间），捷足先登，先饱了他们的馋吻。

张一麐的地下室，当年也受到了抢劫。不过由于这伙人的素质不高，他们抢劫的目标往往是金钱古玩，还有就是可以使用、方便脱手的東西，所以劫余的东西还有很多。等到秩序稍定，用人回来后，张一麐的家才有了看管。

不久，日本人扶持的大民会成立，苏州的秩序才勉强恢复了正常。

然而，抗战，我们都知道打了八年，很多远去重庆的人，他们在苏州的家，开始尚有用人看管，但由于苏州的亲戚自顾不暇，用人们没有了生活接济，无法维

持生活，结果很多人都放弃了这种看管，回到自己乡下的家谋生去了。这样的事例很多，叶圣陶青石弄的家开始也有用人看管，后来因为没有接济，只能放弃，被外人占有。

张一麀的古红梅阁也是这样，到1939年10月，已经是一座空宅。

1939年10月5日清晨，住在养育巷104号的宜兴人徐祥宝，走过吴殿直巷张一麀宅邸，看到大门虚掩，就偷偷进入。

这里经过数次抢掠，已经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了。徐祥宝当年以摆旧货摊为生，走到书房，看见地上还乱七八糟地散乱着很多旧书，知道还能卖些钱，就地找了两根麻绳，把书捆成两扎，扛在肩上，出了门。当他走到道堂巷时，不巧遇上了侦缉队的巡逻探员，看见徐祥宝清晨扛着东西来路不明，非常可疑，随即拘获。审实是行窃，徐祥宝被抓了起来。

这批古书共有一百九十三本，经警局清点，当年的报纸上开有一个目录，全录如下：

道古堂文集十四本

西堂集二十四本

瓠北诗钞八本

青门麓稿六本

道堂遗文四本

灵芝仙馆诗六本

小陶楼文钞六本	大陶楼文钞七本
二林居集六本	樵叟集七本
烟霞草堂六本	通义堂集二本
头近名□八本	衍石斋记四本
景陆粹编六本	师郑堂集四本
南昀诗稿六本	双桐书屋三本
狷叟诗录二本	邵子湖全集四本
与番舶求日本佚书六本	抑抑堂集九本
玉笙楼七本	毋不敬斋十五本
杨氏全书十本	青门剩稿二本
瑶华阁集四本	艾庐遗稿二本
壑舟园初稿二本	
另稿四本（作者按：字迹不清的用□替代）	

以上全照录报纸报道，或有误也不作改动。

这些书当然是张一麀藏书的九牛一毛，说起来不过是劫余之物，比起他藏在地下室的书画鼎彝，这些书都不算什么。

张一麀是有好东西的，最为人所知的，便是韩幹画马的纸本真迹，据说张一麀就藏有一帧，当年逃难也带在身边。

## 蔡宝善的最后一批藏书

苏州有很多著名藏书家，也有很多非著名藏书家，这些藏书家当年不受藏书界关注，但如果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即使那些非著名藏书家，就其藏书质量和数量来讲，都已经不能小觑，都可以跻身著名藏书家之林了。时代不同，评衡的眼光也已经发生了变化，就好像王謩的《续藏书纪事诗》的收录标准与伦明的《藏书纪事诗》的收录标准都大有不同了。

住在苏州蜜蜂洞的蔡宝善就是那种藏书家。

蔡宝善（1869—1939），字师愚，号孟庵，他是苏州寓贤，原籍浙江德清，和俞樾同乡。清末曾任京师大学堂提调，相当于北大副校长，还做过很多任知县。进入民国后，先后为浙江海宁县知事、内务部秘书、平政院肃政厅肃政使、全国选举资格审查会审查员、江苏省公署咨议长等职，后来又任金陵道道尹、苏常道道尹等职。五十出头表示倦勤，也不回到家乡，而是留在苏州做了寓公。

蔡宝善虽是官员，本质上却是一位诗人，工填词作诗，著作不多，有《观复堂诗集》八卷、《听潮音馆词集》三卷及《沧浪渔笛谱》一卷等。蔡宝善富藏书，特别是清代诗词集，每多吴昌绶先生批校本。据署名蟬公的文



章说，蔡宝善“间有善本”，“虽富收藏，而不以收藏名”。

抗战爆发，蔡宝善避居上海，他在蜜蜂洞的寓所留有家属看顾，“所藏皆插架无恙，虽事变时，无大损失”，1939年农历三月初，蔡宝善在上海去世。

此后，他的收藏渐渐散出，特别是“生平收藏书画书籍，颇多精旧之物”为其后人卖出。据《十年沧桑》一文说：“护龙街某书画店，收到大批联轴，内中均系名人手泽，蔡氏一生好古，仙去未久，所藏诸件，已易其主，不禁有十年桑田之感。”

蔡宝善的收藏，自散失始，就一发不可收拾，到1940年6月，《苏州新报》有报道《蔡宝善藏书已全部流出》，文中说道：“最近其家属，已将此项遗书，扫数卖于书商，得代价为六百元，随为北京旧书掇客，将其中精华选去装运往北方，而其选余，则由苏书店零碎卖出，其中尚时有善本或精抄本可得云。”这已经是蔡宝善藏书中的最后一批了，离他去世不过一年有余。

我们再来看看报纸上报道的其他藏家藏品的遭际：

#### 吴昌硕故宅书室中遗物（缶云）

吴昌硕老人苏城旧宅，系在胥门内养育巷之桂和坊中。廿六年事变作时，曾一度遭当地痞徒潜入搜劫，惟似未知老人书画等件之为可贵，故被盗以

什物为多，若老人印谱手拓本等，反狼藉遍于门内外地上，彼时尝有人经过门前，拾获颇多，来以示我，皆老人印谱精拓本也。

老人画室中，凡其生前所用之红木桌椅，以及画几陈设品等，今俱完好无恙，窗棂间所有画幅，亦俱出老人手笔，而用图画钉嵌钉其间，前尝有人至其宅中，与老人家族商谈，拟购买老人画室中所有桌椅等遗物，但其家人婉辞谢绝未允；良以此项桌椅等，俱为艺苑中殊有价值之历史遗物，凡其家族，自当世世珍守，岂可视如等闲，随便让诸他姓哉？

### 李印泉藏碑散入歇浦市侩手中

李印泉长于书法，所藏碑帖，多至九千余种。蔡寒琼邓尔雅曾为编目，不意琼州兵变之役，李仓皇未及收拾，遂荡然尽佚，嗣后再从事搜罗，竟又集得五千余种，寓苏以后，续有蒐获，并多异品，如淮张闾门瓮城碑等皆是，因续成《曲石庐藏碑目》四册。

前岁事变突作，李离苏返乡，葑门阙园所藏古物，泰半未及携走，故近年李所藏书画等，市间时有散出，余尝见《百苗图》一册，有太炎老人、饶宓僧等题跋，盖即李氏旧藏。入春以来，海上骨董